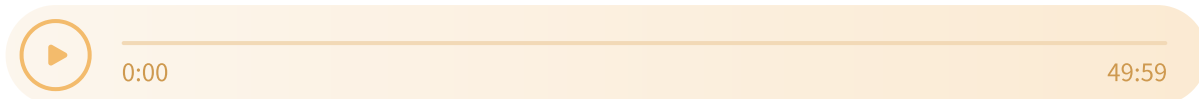


纹身店女老板：她有漂亮姑娘和两把手枪



逃离金三角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

[查看详情 >](#)



什么样的人 would 逃离中国，来到金三角？

沈星星在金三角认识了两个开纹身店的姑娘，她们是一对同性情侣，为了应付时不时上门的小混混，她们甚至常备了两把左轮手枪。

关于来到金三角的理由，姑娘说：因为这里的毒品便宜。可实际上，在金三角，同性情侣是不被允许的存在。

沈星星都难以理解：「明明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这样？」

*** **

2009 年 10 月，金三角大其力的一家纹身店内，女店主举起一把左轮手枪。

她把枪口对准缅甸混混，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

一时间，场面静止。正在摔东西的人、试图挤进店内的同伙，和他们高举的双手都凝固在了半空。

屋子里只有左轮手枪击锤的撞击声回荡着，「咔、咔」。

店主手上做着开枪的动作，嘴唇不断开启、闭合，说：「砰、砰——砰！」

预想中的血腥场面没有出现，枪里没上子弹。混混们被店主要了一道，觉得丢面子，骂骂咧咧地上前准备算账。

店主没有理会涌上前的缅甸混混。她眯着一只眼睛，透过空空的弹仓，看着这些愤怒的家伙，然后把枪放在桌面上，又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把左轮。

这把左轮装满了子弹。店主把弹仓弹出，给混混们看清楚，之后用左手摩擦，缓缓转动了一圈，重新把弹仓装回枪身。

店主深呼吸几口气，睁着眼睛，双手持枪平举在胸前，做出扣扳机的姿势。她用生硬的英文，凶悍地重复「出去」这个单词。

混混们互相看了几眼，终于倒退着出了房门。

等到门口已经看不到人影，店主长出了口气，右手扶着桌沿，让自己不至于跌倒。

她把手里的枪放下后，轻轻扣了扣背后的木门，声音规律，三长三短。

木门厚而严实，上面留着一个正方形小孔，小孔上面的架子上托着一台泛黄的旧留声机。

一只干瘦的手从木门内伸出，细长苍白的手指摸到留声机的木盒，取出里面的随身听，给磁带换了一面，按下播放键，随后把随身听又塞回了留声机里。舒缓的乐曲从留声机的喇叭里传出。

一首歌曲放完，店主捡起跌落在脚边的纹身枪，拍了拍铺着纯白色床单的小床，转头挥了下手指，说道，「过来躺着吧。」

纹身店叫做「不仅」，店主姓苏，我叫她苏苏。

她是我在金三角遇见过的，最特别的女人。

我常常逼迫自己融入金三角。而融入一个陌生环境最快的办法，就是让自己在语言和外表上与周围的人同化。

我语言天赋不高，缅甸语始终听不懂，就只能从外表入手。

不知道是不是体内缺少黑色素的原因，我从小皮肤就白，哪怕在太阳底下暴晒，也很快就会恢复原状。这让我苦恼，就想要通过纹身来掩饰肤色的不同。

东南亚各国纹身的历史由来已久，社会接受程度很高。对于金三角的年轻人来说，多数人在十来岁就会被迫走上社会挣钱。取得的第一份工资，往往选择在自己身体上留下印记，以此来体会痛苦，宣告成长。

当纹身师刻画完图案以后，他们还会回到朋友面前，脱光衣服互相打量，攀比彼此的纹身。

这里信奉小乘佛教，讲究清洗自身的罪恶。在他们看来，身体篆刻佛像、佛经或者契合自身的动物图案，既是一种信仰，更是一种潮流。

在大其力，我先去了几家缅甸本地的纹身店，里面的纹身师傅比我还年轻，不用事先在纸上画草图，从棕黄牛皮袋子里拿出纹身的工具，直接就打算上手。我借口比对价格，赶紧离开了。

其实泰国纹身技术更好，周边国家民众对泰国纹身师有种天然的信赖，只是提供的纹身样式过于民族化，我不喜欢。

我又去了一家豪华赌坊，找了间刺青店。金三角也有日本纹身，因为亚洲国家文化差异小，日本纹身进入金三角没有遇到大的阻碍。不过负责接待我的店长嘴边留有一撮小胡子，我不喜欢。

晃荡几圈没有结果以后，我想着先去休息一下，找些其他有趣的事情。

离赌坊不远，有一家中文学校，每次来赌坊玩，只要时间足够，我都会站在教室外旁听一会儿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刚结束，大其力就接连新建起两家私人中文学校，专门负责教育当地华裔的孩子。这一家位于城东，只有两层楼，五间教室，没有操场，也没有图书馆。

站累了，我点了支烟，刚吸没几口，看到窗户里伸出一只小手，手指不停乱动。

我用香烟的烟头轻轻碰了一下对方的手心，小手立马缩了回去。没多久，一个小男孩弓着身子，从教室里溜了出来。

男孩姓李，我习惯叫他小李子，父母在大其力开小卖部。

小李子一出后门，立马就直起腰板，挥着手，打算过来和我套近乎。

没等他开口，我就先甩了根香烟过去。小李子嬉笑着用左手掌接住烟，趁烟还没弹起，右手掌「啪」地盖上。

他没有马上点着，而是跑回到后门门口，昂起头，见到教室后排的同学转过头看着，才从兜子里慢悠悠地掏出火机点火，嘴巴吸着烟猛嘬。

我趁他吸烟分神的时候，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背领，拎着他转了个方向，问他不知道这片有哪些特色的纹身店？

小李子想了一会儿，才用手拉扯我的衣角，示意松开他。小李子压着声音说，校门口附近新开了一家纹身店，中文名字叫「不仅」。

中国纹身店在金三角属于珍稀物种，我有了好奇心，问这家店纹身的技术怎么样？

小李子摇摇头，说自己没去纹过身，不清楚。隔了一会儿，他的声音更低，悄咪咪地说，「店主是个女人，非常漂亮。」

我拍了他脑袋一下，骂他才多大年纪，整天就知道看女人。

小李子也不生气。他是贵州人，却对我竖起大拇指，挑着眉毛，用广东话说：「靓女啊。」

我很无语，踹了小李子屁股一脚，叫他赶紧滚回去上课。

小李子一脱离我的控制范围，立马就抬高声音，说他见我一个人老是晃荡，肯定没有女人，自己好心给我介绍媳妇，还挨了打。说着说着，就「呸」了一声。

这家叫「不仅」的纹身店在城东的一条老街里，附近的店面很少，但是有一家比较出名的工艺品店，专门卖缅甸的动物标本，因此过来购物的游客还算多。

我掠过排队购物的中国游客，多走了几十米才找到「不仅」。

金三角的纹身店，很多都没有门牌。在门口挂几串素色的珠帘子，摆一些过往的纹身作品，就算开张了。

「不仅」的店面小，门口没有窗户和玻璃，也没有其他纹身店常见的样品展览和彩虹灯带，只有一块没上漆的原木板，挂在门头，用刻刀挖出「不仅」两个汉字。字歪歪扭扭，不太好看。

进门的房梁上，挂着一条条的竖条纹，是用杂志和报纸裁剪而成，黏上胶水，再套上一层透明的防雨布当做门板。

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这些竖条上的字恰好组成一句话：也许你不会相信，此刻我坐在这里。

我推开门，走进去。里面有一张原木色的桌子，桌子上放了四五个土泥罐子，罐子里插着鲜花，左侧摆着白色的小床，几个有靠背的竹凳子，头顶有好几盏灯，很亮，房间有点闷，墙角的风扇吹个不停。（「呼呼」）耳边萦绕着轻柔的乐曲。

我记得第一次到「不仅」，店里正在放的曲子是《女人花》。

屋子只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，穿着白色的背心，短发，用黑白条纹的发带往后拢着，额头上有些许汗水，一只腿勾叠在另一只腿上，右手手肘撑着膝盖，手掌托着面颊，在出神。

可能是感觉到有人进来，她微微侧头望着我，没有笑容也没有出声，眼角略微有点弯曲。

那一刻，我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：回去得请小李子抽烟。

女人就是「不仅」的店主。她伸手指了指地上的竹凳，叫我坐一下，然后问我：「你是想要给自己纹身吗？」她的声音有种羽毛拂过身体的感觉。我忍不住「啊」了一声。

她的眉线很长，耷拉下来，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。我这才听清楚，坐在凳子上一个劲点头。

她又问我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图案。我先是肯定，然后又否定。

她皱着眉毛问我什么意思。我把凳子往她的方向挪了挪，凳腿划在地面发出声响。（「吡吡」）

「我该怎么叫你？」

她叹了口气，从椅子上站起，眼睛斜着白了我一眼，说自己姓苏。

「那我可以叫你苏苏吗？」她人高瘦，直起的腰跨和我的视线平行。我得仰着头看她。

苏苏没回答我，只是伸手指了指墙壁，我才发现上面贴着一张 A4 纸打印的警告语：本店只提供纹身服务。

之后，她就板着脸问我：「是不是要纹身？不是的话，就麻烦出去。」

我说自己想找一个靠谱的纹身师傅，已经十来年了。

苏苏又白了我一眼，丢给我一本小册子，上面没有文字，只有一幅幅彩色印刷的纹身图案。她丢给我一句话。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？」

接着她起身给自己端了个四方杯，用银色的水壶倒了些水，打开嵌入墙角的小冰箱门，从里面拿了一小袋子的冰块，放进玻璃杯，（「叮叮」）溅起声响，最后拿着小刀，切了片小小的柠檬，挤了点汁液在杯子里。

苏苏侧对着我，仰着头「咕噜咕噜」地喝水。从我的角度，可以清晰地看到细长的脖颈在不停起伏，像是流水滑过石头。

我假装在看册子，但是视线一直偷偷瞄着苏苏，发现她的眼睛在一瞬间斜了过来，吓得我赶紧翘起二郎腿，手指不停在册子上划着，假装思考应该挑选哪一幅。

「你看得很认真啊？」苏苏把杯子放下后，问我。

我只能干笑几声，然后带着祈求的目光，向苏苏求一杯水。我很口渴。

苏苏重新坐回椅子上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问我是不是游客。

我犹豫了很久，才看着她，问道：「我应该是本地人还是游客呢？」

苏苏翻了个白眼说，看你样子也不像是要过来纹身的，算你一杯 10 美金。

我赶紧把手伸进口袋里，却掏出一大把筹码。我有些尴尬，问她筹码可不可以抵债？

苏苏叹了口气，叫我自己去冰箱里拿个一次性纸杯，自己倒水喝。

我一连灌了三杯。喝饱之后，坐在凳子上，双手一左一右托着凳脚，像是乌龟爬行的姿势，朝她的方向缓慢挪动着。

「你在干嘛？」苏苏低头看着我。

「没干嘛。」我赶紧摇了摇头，把身子固定下来。

苏苏额头皱起，语调生硬，一字一句地说，「如果你不想纹身，请你出去。」

我左右摇头，甩得脑壳子都痛了，说自己必须要纹身，只是还没想好纹什么花样。

苏苏把我手里的册子拿回去，一边翻页，一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样式。

我说这些都不太适合我，想要特别一点的。然后朝着苏苏问，「你觉不觉得我是个特别的男人？」

苏苏说如果想和别人不一样，可以刻自己的名字，一般名字都是特别的。

我撇着嘴唇，勉强表示赞同，又问她：「你是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」

苏苏叹了口气：「你还是走吧，我不做你的生意了。」说完，她就回过头，手里拿起小剪子，专心修剪鲜花。

叶片和枝丫落了一桌，她会把花枝丢进一个小小的泥罐子里，从旁边堆起的书里抽出一本，夹住翠绿的小叶子，再把书重新放回去。

我尝试着说了几句话，但是苏苏没有再理我。久了，我自己都觉得尴尬，起身把凳子放回原来的位置，迈步走出了房门。

出门的一刹那，我在满屋的芬芳中，竟然隐约闻到一点点刺鼻的酸味，很细微。我立马就明白，这是放在锡纸上燃烧过的海洛因的味道。

我转头想要和苏苏说话，但是见她完全不想搭理我的模样，只能叹息着出门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蹲在「不仅」的门口，手里拎着昨天晚上特意去找朋友拿的礼物，想要第一时间送给苏苏。

但一整天过去了，店门都没有打开。

后来我实在是累极了，只能开车回达邦，得去送货。一路上我都在咒骂：去你妈的工作。

第三天，送完货的当晚，我一夜没睡。

第四天清晨天还黑咕隆咚，我就兴奋地洗了个澡，开车前往大其力。中午，总算逮到苏苏开门。

去之前，我特意小跑到一个摊子上买了清口丸子。这种丸子里有几种植物叶子打成的汁，可以清洁牙齿，清新口气。

那家摊子的老板娘是个佛教徒，在我付完钱后，冲我双手合十点头。我赶紧朝她回礼，把几颗丸子塞进嘴巴快速嚼动，用摊子上的清水簌了口。

进去时，苏苏没有戴发带，正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刘海。听到有人进门，她迅速把镜子盖在桌面，转过头来张望。

也许是因为见到我，她呼了口气，瞪着眼睛问：「你又来做什么？」

我嘿嘿笑了两声，把礼物从袋子里掏出来。

我先拿出一根蜡烛，用打火机点燃，火苗把苏苏的脸蛋映衬得红扑扑的。我把蜡烛放在桌子上，对她说这蜡烛是草木灰和动物脂肪做的，可以完全遮盖味道。

「嗯？」苏苏微微斜着脑袋，没有张嘴，用鼻子发出了疑问。

我很快又从袋子里掏出一包粉砖，在手里晃了晃，告诉她以后吸这个。

苏苏仍然不解。

我以为她不懂。解释说她买的都是参料货，所以烧起来才会有酸味。一般人沾上海洛因，很难能戒掉，我想既然她染上了毒瘾，那就带些质量好的，至少别碰掺了老鼠药的劣质品，反而对身体伤害更严重。

我拿给她的是双狮地球，不是市面常见的粉白色包装，是浅蓝色的内部货，不太容易搞到。

苏苏看着我，没有声音。

我见她久久没有回答，就过去拉起苏苏的手，把粉砖拍在她的手心。

过了很久，苏苏才把手里的粉砖放在桌子上，问我到底想干嘛？

「找你纹身啊。」我冲着苏苏说。苏苏白了我一眼，问我怎么知道她吸毒的。

我说人体有个特性，眼睛和耳朵不灵，那鼻子就会异常敏感。我用大拇指划了划鼻子，冲她炫耀。

苏苏听了我的话后，长长舒了口气。伸出手朝我挥了下，让我离她近一些。等我走过去站好，苏苏看着我问：「你知道一个好的纹身，是什么嘛？」我不明白。

「是让你的身体拥有自己的故事。」苏苏看着我，眼睛里仿佛有一口井，「给我说说你的事吧。」

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在我说了一些自己的故事以后，苏苏忽然拉了拉我的手说：「你知道男人要想取悦一个女人，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嘛？」我依旧不明白。

「是坦诚。」苏苏第一次冲我笑。然后，她松开我的手，对着留声机的喇叭敲了敲，三长三短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木门打开了，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女人。长发、大眼、身材娇小、胸前鼓鼓的，踩着一双木头拖鞋。（「啪嗒啪嗒」）

女人先是朝我笑了笑，然后径直走到苏苏的身边，伸手抚摸她的后颈。两人对视一眼，苏苏也露出笑脸。

那女人对我说：「看来酥酥很喜欢你。我叫的『酥』可是酥麻的酥，和你的不一样。」她还对我说：「你知道女人想要取悦一个男人，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嘛？」

我当时完全愣住了。

「也是坦诚。」

苏苏出生在陕西西安，是个土生土长的古都姑娘。18岁前没有离开过家乡，也没有谈过恋爱。她曾经有过一段长达三年的暗恋，对方是她的高中地理男老师，

但是直到高考，苏苏也没有说出口。

她大学考到江苏，学的园林设计。

苏苏的情侣叫王嫣，江苏人，和苏苏是隔壁班同学，但是两人一开始的关系并不好。

大学军训期间，苏苏因为体质比较弱，练站姿的时候实在扛不住，在操场上晕倒，教官让她休息了三天。

王嫣当时也不想军训，参照苏苏的办法，假装晕倒。

「她怕脏，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只要没有被衣服遮住的部分，都没有沾着地面。」苏苏说着说着笑出声来，被王嫣瞪了几眼继续说：「她脸离地还有几公分，全靠脖子使劲才撑住。」

教官罚王嫣跑圈。因为这件事，王嫣两个月都没搭理过苏苏。

「她有时候会过来我的寝室，找别人玩。」王嫣挠了挠苏苏的手心，说她当时见到苏苏，就一定会躲到卫生间洗衣服，把脸盆敲得梆梆响，或者一边轻声「哼」着，一边穿上衣服鞋子走出寝室。一个人在操场上转圈圈。

苏苏喜欢小动物，在校外养着许多流浪猫、流浪狗，给它们取名字、喂食，生活费的很大一部分，都花在这上面。

苏苏坐拥一大群宠物，其中有一条名叫小玉的小白蛇，室友都很害怕，成天叫嚷着要把小玉扔了。而王嫣不爱说话，加上长相艳丽，渐渐受到同学的排挤。久而久之，在寝室里没人再和她说话。当时两人关系已经缓和，一合计，就在校外租房子住。

大学四年，两人只是普通的室友关系，中间也因为生活上的琐事，有过一些争吵，但是总能和解。

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两人因为工作地点离得比较远，苏苏准备搬出去独居。

苏苏收到公司录取通知的当天，王嫣提议出去吃顿散伙饭，纪念两人四年来的时光。

她们吃火锅，喝啤酒。「脑袋有点晕乎乎的。」苏苏说。可能是因为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不安，那天她们喝了很多酒，远远超出了平时的量。

当晚在出租屋里，王嫣强吻了苏苏。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。

「第二天，她不再提搬家的事情。」王嫣看着苏苏说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和大学时期不一样的同居生活。

经过一年的磨合期后，她们开始认真规划未来，逐个研究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的国家，打算移民。

但两人只是普通家庭出身，走投资移民的路线，钱还差得多；而人才移民，又不够资格。

这让她们陷入了纠结。

「她说不要担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」苏苏说每次谈论这个事情，她都会暴躁，但是王嫣一次次告诉她没事，总会有办法。

又经过了两年，两人仍然没有凑够移民的钱。加上年纪渐长，苏苏的家里开始催促结婚生子，安排了相亲。

苏苏一开始都是拒绝，但母亲用各种方法，逼迫她回家乡。

「爱不再是生活的全部。」苏苏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按照母亲的意愿，回去相了几次亲。中途为了宽慰母亲，还特意和一个家境优渥的男方保持着联系。

毕业的第四年，王嫣开始吸食白粉。最初发现王嫣吸毒时，苏苏曾经劝过她，也试过把她绑在床上，一直守着。但是毒瘾一发作，苏苏还是见不得王嫣受苦。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唯一一次打断她们的回忆，认真地问王嫣：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」

王嫣说自己母亲和姨姨都死在了这条路上，她得继承家里的遗风。

我无法赞同王嫣的做法，觉得她辜负了苏苏。

海洛因无法戒除，只会越来越重。王嫣原先一个月两克的吸毒量，很快就开始成倍增长。

10年前的沿海地区，掺杂老鼠药等药品的白粉，一克的价格往往都能达到千元以上，两人的存款渐渐消耗殆尽。

因为不敢向家里拿钱，为了王嫣能够吸上毒，苏苏开始周末去做兼职。

起初是模特礼仪，但是当时的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，她的出场费不高，加上时常要外出熬夜，不能照顾王嫣，苏苏做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。

后来，苏苏听说纹身师挣钱，加上自己大学学的园林设计，有绘图基础，就自费学了纹身。

苏苏聪明努力，又长得漂亮，没多久就有了小名气。但是钱仍然不够王嫣吃粉。

2009年年初，苏苏从一个马仔手里拿粉的时候，听说金三角卖得非常便宜，就动了心思。找一些底层的毒贩了解信息后，毅然向一个富二代同学借了十万块钱，从泰国偷渡到缅甸，在大其力开了「不仅」。

听到这里，我的胸腔忽然搅了起来，深吸了几口气，问苏苏为什么人家愿意借这么多钱。

但是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

果然，苏苏把头靠向王嫣，伸出左手的食指，放在嘴唇上。

「嘘！」

吸粉的家伙容易瞌睡，王嫣自然不例外。她拿起桌子上的粉砖，打着哈欠回到自己在里屋的床上，盖了层被子，陷入睡眠。

我的视线一直跟着王嫣，直到她把门关上，才转头看向苏苏。

苏苏也刚把目光抽回，和我对视了几秒，问我要烟抽。苏苏抽烟很安静，等火光燃烧到烟蒂，才开口问我：「国内是不是很难买到这种粉？」

我说这东西不好搞。

苏苏叹了口气，说：「你知道吗？原本我们还有机会回到中国的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听不懂。

苏苏没再说话，摘了一片叶子包住烟蒂，用手捏着，把烟熄灭。

我当时想了许久，还是不明白苏苏的话。中间沉默了一大段时间，然后我问苏苏：「值得吗？」

苏苏摸着我的脑袋说我还小。

我非常生气，一把推开她的手，气呼呼地把门口的竖条扯下，揉成一团，朝着屋内的电灯扔去。可惜没准头，砸在留声机的喇叭上。

后来几天，我没有再去「不仅」。

等到第十天，我连夜开车返回大其力，蹲在「不仅」的门口，等着苏苏开门。我发现门口重新挂起竖条，只是表面有点褶皱。

这次苏苏开门早，一出门就见到我坐在石头上。她问我吃了没。说完就拉着我的手，把我从地上拖起来，一步步拽回「不仅」。

她叫我先坐着，然后去里屋。过了不久，端出一碗稀饭，上面还有榨菜。我接过碗筷，想要说话，但是卡在了喉咙里。

苏苏见我呆呆的模样，轻笑一声，声音让我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「你吃。」苏苏把我手里的碗，往我面前推了推，「这是我平常用的。」

我赶紧动筷子把饭菜往嘴里扒。

苏苏用手指点了点我的额头。她的指甲有点尖，我的额头有点疼。

后来，我经常过来蹭饭。大部分时候吃的都是粥，偶尔会炒一些家常菜。每次来，我用的都是苏苏的碗筷。

因为用心经营的缘故，「不仅」渐渐有了名气，开始有中国游客过来纹身。游客越来越多，最后连当地人都会过来找苏苏。

大其力的生意大部分都靠中国人支撑，很多缅甸人会特意讨好中国游客。我见过一个 20 多岁的缅甸年轻人，找苏苏在脖子右侧纹了「恭喜发财」四个字。

一旦在摊位上遇到中国人，就会先用手指着脖子上的纹身，用中文说「恭喜发财」，露出谄媚的笑容。

就这样，「不仅」渐渐阻碍了其他店的生意，而且保守的缅甸人都不喜欢外来的纹身文化，这对当地的纹身师傅来说，是一种侮辱。

利益矛盾，是最直接的矛盾。很多同行开始注意到这家叫「不仅」的纹身店。

第一次来闹事的，只是两三个人，都是附近纹身店的老板。他们在房间里吵闹了几声，赶走客人，再没有其他过火的行动。

我趁着这个机会，劝苏苏把店关了，这里的治安不太好，她又惹上了当地人，很容易就会出事。如果还被人发现她是同性恋，更危险。

苏苏说自己知道，她知道在这边不容许同性恋的存在。一旦被发现，就会被抵制。

我说：「不是抵制。」

在缅甸，同性恋是犯罪。2007 年，在大其力，一伙缅甸年轻人在烧烤摊上喝酒打闹，可能是酒精作用，也可能是不小心，一个男人亲了另一个男人一口，随后两人扭打起来。

最后，主动亲吻的男人被五刀捅死在座位上。

大其力的警察打算把肇事者抓起来，被周围的缅甸民众阻止。所有人都围堵在警察面前，让杀人犯离开了现场。

苏苏听了以后，只是说自己知道了，让我不用担心。

第二次，等到她拿枪赶走前来闹事的缅甸混混以后，我又让苏苏把店关了，说这些都是缅甸老实人，才会被一个拿枪的女店主吓走。

「他们是老实人？」苏苏问我。

我和她说，你太激动了。苏苏没注意其中有几个家伙，根本就是为了凑数。他们摔东西的时候，眼睛就没离开过苏苏的脸蛋。

苏苏翻了白眼，叫我不要开玩笑，然后又让我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学这些人。

我叹了口气。隔天下午，我回去见猜叔，找个借口让他介绍城东的管事给我认识。

酒桌上，趁着管事开心，我故意说这边有几家朋友开的店需要照顾，中间顺带提到了「不仅。」

当晚喝完酒，在去「不仅」的路上，我心里就在默默想着，苏苏知道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。模拟了十几个场景的完美对话，脸上的笑容再也止不住。

「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？」苏苏见到我的第一句话，也是带着笑说的。

我调侃说：「傻笑啊。」

苏苏撅着嘴巴，鄙视地翻了个白眼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王嫣从没有离开过「不仅」。而苏苏，离开「不仅」都是因为王嫣。

「不仅」没有卫生间，苏苏就给王嫣在里屋放了个尿桶。每天关门前的最后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桶拿去倒了，再用河水和刷子清洗干净。

王嫣隔几天就要泡一次澡。苏苏给她准备澡盆，有时还要用矿泉水，加冰块，和苏苏专门去摘的花瓣。王嫣拿一本书在手里，可以躺着泡一个下午。

如果遇上下雨天，苏苏会在夜里，把洗澡水直接泼到店门口，顺着沟渠排到外面；如果雨不大或者没下雨，她就要一小桶一小桶地把洗澡水拖到河边，倒进河里。

王嫣的床头边，摆着成堆的书籍，都是苏苏一本本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。为了让王嫣能够更好的阅读，她专门挑选字体比较大的书，而且在里屋的床头，还特意凿了一个凹槽，用来放灯。

苏苏和王嫣有个共同爱好。每次苏苏都会从市场一次性采购很多件衣服，然后在晚上 11 点钟的时候，把「不仅」的店门关闭，两个人在房间里试穿新衣，分配衣服的归属。

每当她们成功挑选一件自己心仪的衣服时，就会笑着在床上打滚或者互相亲一口。

当然，有时候她们会选中同一件衣服。此时，两人就会互相争吵，谁也不让着谁。闹得凶了，就用猜拳来决定。

两人都没看上的衣服，就会被退货。但是金三角卖出去的东西，很少听过能退回，衣服自然不例外。这时候，苏苏就会把衣服丢给我，让我去想办法。

去的次数多了，服装市场的老板都认识我了。

我不太喜欢王嫣，和她只有过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。当时王嫣说书看腻歪了，想看电视。苏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。正好有朋友家里有卫星电视，他欠我一些赌债，我就把电视拆了，搬到「不仅」。

我装电视的时候，王嫣在旁边敲敲打打，嘲笑我被人骗了，把二手电视当新的买回来。说完就自己捂着嘴乐。

我没有理会王嫣，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只是深深吸了几口气。

王嫣说话刻薄，好几次把我惹毛了，就拉着我的手，问我她漂亮不漂亮。我一码归一码，都会诚实地说漂亮，然后就不长记性地开心起来。

但那天晚上，我 12 点多才把电视装好。雨季中的大其力，夜晚阴冷，我坐在「不仅」门口的台阶上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

忽然一瓶啤酒在我的面前划过。

王嫣给自己开了瓶，递给我一瓶。见我没有接酒的意思，就把酒硬塞到我怀里。碰了一下，自己喝了起来。

喝完后，王嫣没有任何征兆，就开始对我说她的家庭。

王嫣的母亲是三婚。第一任是个货车司机，在跑长途的时候，出车祸死了。第二任是政府人员，在工作的时候心肌梗死了。第三任是个生意人，在王嫣四岁的时候离家出走，从此再没见过。

「她受不了。」王嫣把喝完后的酒瓶放在屋檐刚好滴水的位置，一滴一滴雨，落在瓶口。身体弓着，头窝在膝盖之间，双手摸着台阶的边沿，对我说母亲从此染上毒品，没几年就死了。

我问说这个干嘛，和我有什么关系。

王嫣说没关系，只是想让我知道上天是公平的。给了她美，就要剥夺其他。

苏苏此时蹲下来，从背后搂着王嫣，头靠在她的右肩，对着脖颈亲了一口。

雨，嘀嗒嘀嗒。

「她不想来这里的。」苏苏忽然冒出这么句话。她说在知道金三角白粉便宜的第五天，就已经开始筹备。过了两个月，她骗王嫣过来泰国旅游散心，从美赛偷渡到大其力，开了「不仅」。

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」我问苏苏。因为我记得她之前说过，那时候还能维持日常生活，完全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
苏苏没回答，被王嫣抢了先：「她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不会用现实去考验感情的。」

我皱眉。

「我要确保，我们不会受到感情以外的困扰，一点点都不行。」苏苏说。

我听不懂，也不想再接话。

在离开金三角的前一个星期，我最后一次去「不仅」。苏苏当时正拿着一张纸，用铅笔在纸上涂涂画画。

我悄悄摸过去，从背后用手遮住她的眼睛。没等我发出声音，她就开口：「别玩了，我和你说件事。」

我收回手，绕到她的身前，蹲下来抬头问她什么事。她问我到底还想不想纹身。

见我没回答，她又说，自己考虑了很久，觉得两个六芒星组成的图案，很适合我。

「可是我现在不想纹身了。」我告诉她。「为什么？」苏苏的眉毛皱起。

我把下巴靠在她的膝盖，「纹了身，就没理由再来找你了啊。」

苏苏愣了下，然后对我说：「要是早十年就好了。」

「早十年会怎么样？」我赶紧问苏苏。苏苏眯着眼睛，「早十年，我就有力气能教训你了！」

我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倒在地上。「你那口子呢？」我躺着，有气无力地问。

苏苏双手合十，靠在左边的脸颊，侧头对我比了个睡觉的姿势。

「哎。」我叹了口气，想告诉她人一旦吸毒，自己就不再是自己了。但是犹豫了很久很久，只是又叹了口气。

当天，我们聊了很多，苏苏特意去把店面的门关上。中途，王嫣出来过一次，亲了苏苏一口，又回到里屋。

临近深夜，苏苏问我到底为什么想要纹身。我说因为要融入金三角。苏苏让我再想想。

我皱着眉毛，想了很久才告诉她，自己高中的时候，和一个女孩子约定过，两人把对方的姓名纹在手臂上。

「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？」苏苏问我。

「小孩子的约定，哪能当真。」

苏苏乐起来，像是柳树的枝条倒映在河面，随风摆动。她举起自己的右手，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说：「你不是一直问我，为什么作为一个纹身师，自己身上都没有纹身吗？」

我一直觉得特别奇怪。

苏苏她其实有纹身。这是我第一次抚摸苏苏的手指，指节细，冰凉。我看到她的无名指的外侧，有一圈细细的纹线。我用自己手指触摸，发现有一点点凹凸不平。

苏苏把手指抽回，告诉我这里有半圈。然后转了下头，视线落在里屋，说那里有半圈。

「合起来就是一枚戒指？」我将自己的两只手掌合拢。苏苏「嗯」了一声。

我再次叹气，说自己明白。

「那你现在想不想纹六芒星呢？」苏苏问我。我狠狠点头。

苏苏浅浅笑着，牙齿很白，她把我拉起来，推着我的背，一直到了门口。

她指着漆黑的天空，问我看到了什么？

我尝试着回答：「乌云？」苏苏说不是。

我又试着回答：「月亮？」苏苏还是说不对。

我有点不耐烦，说自己不知道。苏苏说，是夜晚。

我翻了个白眼，问她是不是无聊逗我玩？

苏苏接着说道：「你知道嘛？男人做的任何一个决定，都不应该在夜晚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问苏苏

苏苏在把门关上的一刹那对我说：「因为夜晚属于女人啊。」

这之后，我再没有机会去「不仅」。

我想，苏苏大概已经离开了大其力。毕竟，王嫣未必还活着。

下期预告

苏苏说，夜晚属于女人。在金三角，我总是通过女人，看到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，宿命感。有个中国姑娘，光头，紧身皮衣，跟人约架的时候靴子里放两把军刺。我叫她「翠妹儿」。她十几岁的时候被拐卖，后来辗转到了缅甸，自己也做起拐卖女孩的生意来。但是那天，就在我的眼前，翠妹儿的宿命降临了。

您的会员即将到期

还剩 4 天到期，最低 9/月续费免费参与千场课程

立即续费 ▶

评论 160



写下你的评论...

周公瑾 Lv8



丁延旺了言味席的治汝因→后 哪还合共心同同既泪会主自若速在的治口吧

2019-10-02



200

DiZzied me Lv8



威当同市的耶印!... 甚多堪同吉的上假了 里! 果然不汁相角!... 两年么才在 却

2019-10-09



85

[查看全部评论 >](#)

[点击查看下一节 >](#)

边境新娘贩子：为什么受害者更容易成为施害者？